

秦岭里的杜鹃开了

○冰鑫

秦岭的春总带着几分倔强：当江南早已花团锦簇，秦岭山脉的残雪还凝在白桦林脚下。直到五月的风掠过山脊，那些憋了一冬的杜鹃枝才骤然苏醒，粉紫色的花蕾从褐绿色枝干里钻出来，像无数振翅欲飞的蝴蝶，把苍茫茫岭晕染得春意盎然。

杜鹃是山的信使，山里人唤它映山红，老人们说它开得越早，柞木上长出的木耳就越多。

童年的春天，我总被小华拽着往山里跑。她比我大一岁，裤脚永远沾着泥土和苍耳，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石子。

“后山的映山红开啦！”她会突然拍响我家的木窗，声音裹着清晨山雾的湿气，冲我喊：“去晚了花都落啦！”

我们挎着柳条编的筐，踩着化雪后软乎乎的春泥，鞋底沾满细碎的草叶和桦树叶。山里的晨光斜斜落下来，穿过枝丫的缝隙，在地上织出一张闪着碎光的金网。杜鹃花生在向阳的高坡，远远望去，像一片浮在林间的粉紫色云霞。

小华爬山极快，总能抢先冲到那丛花开得最饱满的花簇前。她会小心翼翼捏住花茎，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带着清甜香气的花朵便落在了掌心。

“你看这花瓣，边缘带着波浪纹呢，像小裙子的花边。”她把花递到我眼前，我才看清粉紫色的花瓣上覆着一层极细的绒毛，阳光照上去，泛着淡淡的银光。

这就是大秦岭的杜鹃熬过零下十几度严寒的秘密武器。我学着她的样子采摘，指尖刚碰到花茎，忽然瞥见花枝间爬着一条毛毛虫：棕褐色的身体布满黄白

斑点，细毛在风里轻轻颤动。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黄褐天幕毛虫，常成群啃食阔叶树的叶片，可当时只觉得那蠕动的踪影带着说不出的恐怖，我“哇”地一声丢掉筐，转身就往山下跑，眼泪糊住了眼睛，连袖口被榛柴刮破都没察觉。

小华在我身后喊我的名字，脚步声追着我穿过一整片白桦林。等我跑得气喘吁吁停下来，她已经追到跟前，手里捏着那条毛毛虫，得意地晃了晃：“你看，它不咬人，还会蜷成小球呢！”

我捂着眼睛不敢看，直到她说已经把虫子扔进沟沟了，才敢从指缝里偷偷往外瞧，只见她筐里的杜鹃花已经快装满了，花瓣沾着阳光，散出格外清甜的香气。

回家的路上，我们沿着溪流走，溪水带着融雪的清凉，叮咚声一路跟着我们。小华说晒干的杜鹃花可以装在枕头里，睡觉都会做满是花香的梦。母亲果真找来了木板，把杜鹃花均匀摊开，放在仓房通风的地方晾晒。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要跑去看几趟，看着花瓣慢慢失了水分，颜色从鲜润的粉紫变成沉静的绛红，却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形状。母亲说要选晴天晾晒，得避开直射的阳光，不然花瓣会褪色发脆。就像留住童年的美好，总得格外用心才行。

晒干的杜鹃花被装进粗布口袋，挂在炕头的房梁上。整个夏天，屋子里都飘着淡淡的清香，那香气不像鲜花那样浓烈，却带着阳光的暖意和山野的沉稳。冬天围炉夜读时，母亲会抓一把干花泡进热水，水慢慢就变成了温润的琥珀色，喝

一口，唇齿间留着清甜的余味。小华总爱来我家玩，我们捧着粗瓷碗，听窗外的风雪拍打窗棂，她说长大后要去山那边采更多的杜鹃花，晒干了装满整整一柜子。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求学、工作，在城市的街巷里不停奔波。小华则留在家乡，她偶尔会寄来一包晒干的杜鹃花，附信说后山的杜鹃每年都开得很盛，只是再也没人像小时候那样，为了采花被毛毛虫吓得跑下山了。

我把干花装进玻璃罐，摆在书桌一角，每当伏案写作累了，打开罐子就能闻到熟悉的香气，仿佛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春日的山林：阳光穿过空山，溪水叮咚作响，小华举着杜鹃花朝我笑，毛毛虫蜷成小球滚进了草丛，而漫山的杜鹃花，正开得热烈又执着。

去年回乡，我特意约小华去了当年采花的后山。五月的秦岭依然春寒料峭，杜鹃枝上的花却已经开得缤纷，一片片在风中轻舞，像无数火苗在山间闪耀。

我们没有采摘，只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花海漫过山坡，漫过记忆的长河。小华说现在禁止随意采花了，这些杜鹃是山林的孩子，也是生态的守护者，它们的根系能固定土壤，为早春苏醒的昆虫提供了食物。

我忽然明白，那些被晒干的杜鹃花，不仅留住了童年的气息，还留住了我对这片山林的敬畏与眷恋。

夕阳西下时，我们起身下山，晚霞为连绵的山岭镀上了一层金边，暮色里的杜鹃花也愈发显得温婉动人。风穿过层叠的林海，传出阵阵涛声，仿佛是童年的笑声正随风回响。

葱

○布衣

葱的味道，就是日子的味道。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葱把一生都献给了人间烟火。它不张扬，也不金贵，只留一身清白、一缕清香在人间。

乡下人种葱很随意。

开春之后，房前屋后、墙根底下，开出一溜浅沟，撒上籽就能长出葱秧。实在没空地，找个破脸盆埋上几丛，搁墙头上也能活。不出多少日子，就蓬蓬勃勃长开了。那葱绿是鲜亮惹眼的碧色，精神得很，像乡下的孩子，见风就蹿个，晒着太阳就笑。一场细雨落过，水珠挂在葱叶上亮晶晶的，伸手一碰，凉丝丝的，裹着一股子清冽的清气。

葱一旦扎了根，就自顾自地长。不像种南瓜，要掐尖打杈整理枝蔓；也不像种西红柿，得搭架子绑枝固定。葱就是葱，给点土就长，浇点水就绿。看着葱长高了，我娘总满心欢喜，还出了个谜语让我猜：“半截白，半截青，半截实来半截空，半截长在地面上，半截长在土当中。”这哪难得倒我，我张口就答是“葱”，听完她总笑着点头。

葱根洁白修长，古人常用来形容女子纤细白皙、柔嫩修长的手指。“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汉乐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里的这两句，就把女主人公的娇美刻画得生动鲜活。

乡亲们爱种葱，说到底是因为天天做饭离不了它。要是做菜忘了揪一把提味——汤就不鲜，面也不香，连烩麻食都少了那股子勾人的味儿。我爱吃葱，你别说我俗。就连大诗人陆游也喜欢食葱，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一事尚非贫贱分，茱萸僭用大官葱。”

要说最馋人的，还得是葱油饼。娘和好面，擀成一张大圆饼，抹一层油，撒上厚厚的葱花，再撒点盐，有时候还会加半勺花椒面提香。接着把饼卷起来，盘成一团再重新擀开，搁在鏊子上烙，隔一会儿翻一次面，没一会儿饼就鼓得圆滚滚的。刚出锅的葱油饼，表皮烤得焦黄，一咬嘎嘣脆，满口香浓，那滋味，就是给个县官当都不换。隔壁二婶正坐在门口择菜，闻到香味抬头往这边望，大声问：“今儿做啥好吃的？这么香。”娘在屋里应声答：“烙了葱油饼。”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最是清爽开胃。嫩豆腐用开水烫过，去掉生腥气，切成小块。葱得选刚长出来的嫩小葱，不辣口，切成细细的葱花撒在豆腐上，淋上酱油、醋，再滴几滴香油，就着它能吃下两大碗稀饭。要是赶上家里来客人，这也能端上桌当一道菜，客人尝了总免不了夸一句：“这葱真新鲜，是自家院子种的吧？”最家常的，是面条起锅

前，调一小勺炒葱花进去。热汤面卧个荷包蛋，再煮几根青菜，偏偏就是最后淋进去那勺炒葱花，浮在汤面上，一下子就让整碗面活了起来。挑起一筷子面，带起几片葱花，一起送进嘴里，面的筋道、汤的醇厚，混着葱的鲜辛，那滋味，才叫圆满。

村东头的小五，从小父母疏于管教，养出了他好吃懒做的性子，地里的草长得都比庄稼高。别人都汗流浹背埋头干，他干两锹，歇三回，还没大没小，总爱插嘴抬杠。二大伯是村里的支书，说话有分量，为人也耿直，见不得年轻人游手好闲没正形，就开口训小五：“你这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看戏的？”

小五连忙站起来，讪笑着讨好：“二大伯，我这不正干着呢嘛。”

二大伯指了指旁边那堆没铲走的土：“那一堆土，你铲了多久？蚂蚁都搬完三回家了吧？”旁边一起干活的人都笑出了声。

小五脸上挂不住，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二大伯，您别瞧不起人。”二大伯听完，拿烟袋锅子点了点他，说：“我只看得起有能耐的人，你算哪根葱？”小五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和二大伯坐在自家门槛上，聊到很晚，月亮都明晃晃升起来了才散。打那以后，小五像是彻底变了个人。

他先把地里的杂草锄干净，又去附近的工厂打工，起早贪黑，汗珠掉在地上都能摔成八瓣。过了两年，村里兴起养羊，小五把打工攒的钱拿出来，买了小羊羔，在村后的荒坡上搭了个棚，天天守着那群咩咩叫的羊。后来电商兴起，小五就学着在网上卖羊肉。他养的羊吃山坡上的野草，肉紧实没有膻味，城里的买家吃完都说好。

去年冬天我回村，正好赶上小五娶媳妇。

新娘子是本乡人，长得周正端庄，听说就是看上小五踏实能干。酒过三巡，大伙儿起哄请二大伯说说酒词。他举起酒杯，声音洪亮，对着小五说：“来，二大伯敬你一杯——你是咱村最硬的一根葱！”院子里静了一瞬，接着大伙儿都鼓起了掌。小五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那天席上有一道硬菜，是葱爆羊肉。羊是小五养的，葱是小五种的，两样凑在一起炒，入口又嫩又香。

葱的味道，就是日子的味道。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葱把一生都献给了人间烟火。它不张扬，也不金贵，只留一身清白、一缕清香在人间。

诗词苑

自嘲贱恙初愈

○韩东学

底事足跟生骨刺，跛行步态老龙钟。
求医问药病难已，咧嘴龇牙痛未终。
锤击迁延初度夏，贴敷隐忍又经冬。
春来不觉前程远，愈后浑忘哪只疼。

卜算子·初夏

○陈玉柱

展卷坐浓阴，静看春芳歇。得意
春风岂久长，唯记莺声悦。
抖落世间尘，抚弄庭前月。知白
偏兼守黑真，闲咏枝头叶。

西江月·丙午自寿

○王彦龙

少日拿云心事，今宵听雨灯前。
风霜鬓底换朱颜，得失浮沉都倦。
逝水磋磨棱角，流光漫漶中年。
有人相忆且加餐，莫负看香酒满。

人物

李晓哲： 从良渚到安纳托利亚的考古之路

○丰华

2025年12月，土耳其尚勒乌尔法的寒风掠过荒原。在距今1.2万年的哥贝克力石阵前，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李晓哲俯身细察石柱浮雕——秃鹫、蛇与野牛的图腾，仿佛仍在诉说人类最初的宇宙观。

此行，她应尚勒乌尔法市政府邀请，考察哥贝克力石阵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与其同属“石阵”(Ta Tepeler)文化带的重要遗址卡拉汉特佩。作为多次荣获国家文物局嘉奖的青年骨干，李晓哲的工作远不止田野发掘。她的日常，是在大漠、数据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架起文明对话的桥梁。

李晓哲的学术底色，早在山东大学求学时便已绘就。她的硕士论文《古以色列国与良渚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异同研究》，将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与古代近东的撒玛利亚(古以色列国)城址并置比较，显露出一种罕见的全球史视野。

这种追问延续至她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阶段。以《中国新疆史前研究》为题，她深入探讨“张骞之前”的欧

亚交流网络，重建一条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史前信息通道”。正是这段训练，让她能敏锐地感知史前人类在驯化农业开始之前的定居转型及其背后的精神共鸣。

2024年，她翻译的《美洲原住民战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揭示：19世纪部分部落的复合弓与战术机动性，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优于美军制式装备。

对一位专注欧亚史前的考古学者而言，这看似“跨界”，实则深植其学术关怀。“我们常以‘先进、落后’来划分文明”，李晓哲说，“却忘了技术只是生存策略的表征。真正的力量，在于一个民族如何在压迫中守护自己的宇宙观。”

如果说论文是思想的结晶，项目便是行动的史诗。

2023年，李晓哲赴突尼斯，作为现场负责人参与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布匿—罗马时期的染坊与窑址中，她协助建立中英双语数据库，首次系统记录手工业序列。该项目荣获国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团队二等奖，成为中国—北非考古合作的典范。

更令人瞩目的是她主持的土耳其尤根布遗址田野调查。2025年，她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确认一处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完成高精度测绘与探方布设，为即将于2026年7月开始的正式发掘奠定基础。

如今，李晓哲的办公桌上，一边是新疆小河墓地的陶片照片，一边摊开着尤根布遗址的测绘图。她的使命不仅在于发掘过去，而且在于让中国考古深度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从良渚的玉琮到美洲的战斧，从东海之滨到地中海，这位90后学者始终相信：人类的故事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张由迁徙、交换与想象织就的巨网。正是这种信念，让她甘愿在万年时光中做一名穿针引线之人，让被遗忘的对话重新发出声音。

在尚勒乌尔法的风中，她相信，这不仅是在回望过去，还是在告诉未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